

诗说节气话立夏

卫先庆

在流转的时光里，节气如诗，吟诵着大自然的秘语。进入五月，暮春的花瓣悄然飘落时，迈着轻盈的步伐，翩然而至的第一个节气便是立夏，它是夏季的开端，也是宽纵万物放任其生长的季节起始。

立夏，在诗词的世界里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，是一曲悠扬动听的乐章，它承载着古往今来的文人雅士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。初夏时节，酷热尚未到来，仍有春天的迹象，心情舒畅的氛围，往往让诗人们吟唱出欢快清新的妙言佳句，赋予了无尽的韵味，让我们在千年之后，依然能够透过这些优美的诗句，聆听自然的声音，触摸到立夏的脉搏，与世间万物一同，拥抱蓬勃生长的夏日时光，感受它的热烈与温柔。

唐太宗李世民的《初夏》一诗，尽显帝王笔下立夏的大气与华美。“一朝春夏改，隔夜鸟花迁。阴阳深浅叶，晓夕重轻烟。乔离犹咽敝，横丝正网天。佩高兰影接，绶细草纹连。碧鳞惊棹侧，玄燕舞檐前。何必汾阳处，始复有山泉。”诗句

浅夏悠悠

刘 勇

“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阴幽草胜花时。”当暮春的最后一缕风悄然拂过，立夏，便带着热烈与希望，轻盈而至。

清晨，推开窗户，清新的空气裹挟着淡淡的花香与泥土的芬芳，扑面而来。阳光不再似春日那般温柔，多了几分炽热，毫不吝啬地倾洒大地。天空湛蓝如宝石，洁白的云朵像棉花糖般飘浮其中，形态各异，如梦如幻。

漫步在乡间小道，田野里一片生机勃勃。翠绿的麦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泛起层层波浪，那饱满的麦穗仿佛在诉说着成长的喜悦。田埂上，不知名的野花肆意绽放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五彩斑斓，宛如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。池塘里，荷叶刚刚探出脑袋，嫩绿嫩绿的，像一个个羞涩的小姑娘。偶尔有几只青蛙蹲在荷叶上，“呱呱”地叫着，打破了水面的平静，一圈圈涟漪缓缓扩散开来。

立夏，是孩子们最欢乐的时节。欢声笑语在空气中回荡，那一一张张纯真的笑脸，比阳光还要灿烂。老人们则会在这一天煮上一锅立夏饭，用糯米、豌豆、蚕豆、咸肉等食材混合在一起，柴火灶上煮出的饭香气四溢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品尝着这份独属于立夏的美味，感受着浓浓的亲情。

立夏，也是万物蓬勃生长的起点。世间万物都在这个时节，铆足了劲儿生长。花草树木愈发葱茏，枝繁叶茂；鸟儿在枝头欢歌，忙碌地搭建巢穴、养育雏鸟；昆虫在草丛间穿梭，奏响生命的乐章。在这热烈的夏日里，一切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。

立夏，它没有春天的婉约，没有秋天的深沉，亦没有冬天的冷峻。它有的，是一种热烈的奔放，一种蓬勃的力量。在这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季节里，让我们如万物般，心怀梦想，努力生长，不负这大好时光。

酒里的光阴

王海波

看样子，金勇与傅泉两人都喝多了。我故意把剩下的一瓶酒藏到身后，不让他们再喝，却被金勇发现了。

那天回老家，傅泉发信息说中午一起去东吃饭店吃饭。他又补了句，约了金勇，说你回来他才答应出来。

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，斑驳的光影折射出琥珀色的光泽，为小聚添了几分温情的色彩。我们三个同学，算算也有好多年没一起喝酒了，时间告诉我们，圈子可以不大，一定要留想留的人。我征求傅泉的意见，不到东吃饭店，到大众小吃，靠他们近，我拎了两瓶酒，到大众时，他俩都到了。三个人围坐在临窗的方桌前，傅泉带了一瓶白酒，一壶自酿米酒，桌上摆着三瓶白酒和一壶米酒。金勇和我说，好在你带了两瓶酒，你看着傅泉外，带一瓶白酒怎么喝？清人喝酒没诚意，话音未落，我们都笑了。

他们同意我喝米酒。金勇率先打破宁静，缓缓举起酒杯，杯中的酒液也随之摇晃，一圈圈细微的涟漪荡漾开来。金勇说：“好久没看到了，这店小，环境差，有点对不住你。”他的目光透过酒杯，眼神里满是重逢的喜悦。

傅泉嘴角上扬，笑着接话，那就多喝点，今天三瓶酒不带走。傅泉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，那声音藏着对过往的追忆，是生活沉淀后的温暖与感动。光阴在酒杯的晃动间，悄然回潮。金勇正将酒杯，体质好，喝酒爽，一口一杯。他把近视眼镜摘下来，眯起眼睛说，去年一年没喊傅泉喝酒，他现在酒量比我大，两人的家离得不远，以前三天两头聚。金勇叫他傅泉外，说他手上有钱，养殖赚了一大笔，后来上岸了，光利息最多的时候一年拿二十几万，现在少了。金勇诋毁他，他也不作声。金勇端起杯子说，不是酒杯放不下，只是想和你们说说话。这酒啊，就得慢慢品，好比漫长的一生，上半生找寻入口，下半生找寻出口，要是过得太快，反倒品不出生活的百般滋味了。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沉浸在各自的感慨中，我们在杯子里看见彼此的容颜，却已是匆匆流华。

金勇转过头到地上找瓶子，摇了摇，说怎就两个空瓶子？还有一瓶酒呢？我对金勇说，最后一瓶酒开可以，我要参与，否则就不喝了。金勇明显在抢酒喝，而且一口一杯。他放下杯子对傅泉说，傅泉外，我已喝掉，等你。傅泉有点为难，分两口喝光。傅泉站起身来，抱住金勇的头摇摆。傅泉有力，我拉不住，两人止不住大笑。酒越喝越多，话也越来越掏心。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聊起自己的趣事，笑声一阵接着一阵。不知不觉间，三瓶酒都见了底，三个人的脸上都泛起了淡淡的红晕，有些微醺的醉意，酒香在空气中氤氲不散。我们心里都清楚，小时候盼望着长大，以为能自由生活，可现实却是被生活追着跑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随着年岁渐长，这样相聚的机会越来越少。但这份情谊，如同存放多年的陈酿，存放越久，越香醇、越珍贵。

月光如水般倾泻而下。金勇说：“今天酒确实多了，走路都走不稳了，可我们这个年纪，能喝这么多酒又有几人？”三个人的剪影清晰地映在窗玻璃上，与静谧的夜色完美地融为一体。酒虽空了，可我们的内心不空。我们相互慰藉，三颗心紧紧相连，一切犹如从未改变，依然是那个在人生长河中携手前行的伙伴。

碰杯的声音清脆，酒里的光阴悠长。我们咽下生活的酸甜苦辣，也咽下对未来的迷茫与期盼。

那年五月
我们在老槐树下交换秘密
风掀起你的裙摆
蒲公英驮着絮语
坠入鄰鄰的河

槐花簌簌落在肩头
你笑着说像雪
我们踩着光狂奔
惊起一池涟漪

高考后
我们彼此转身
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

再也没有回到那个五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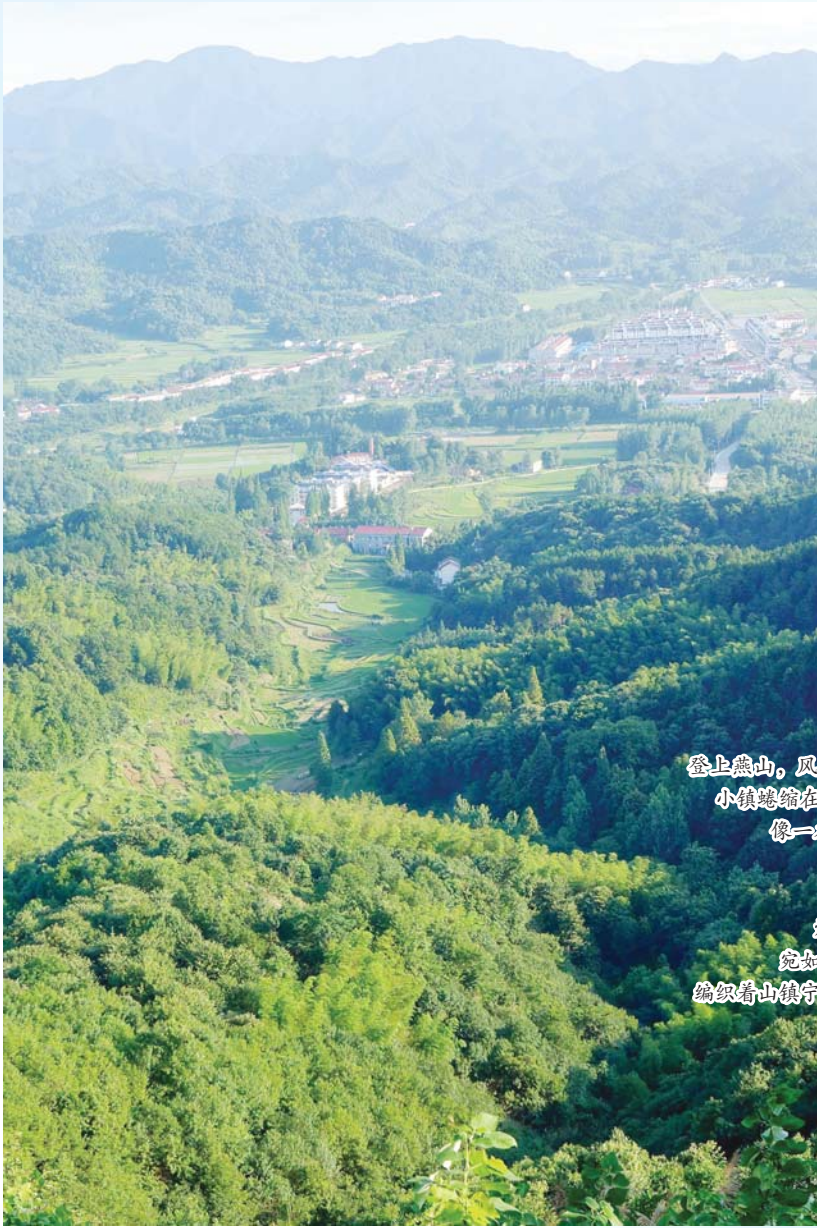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青苔爬上石阶
褪色的秋千摇晃着往昔
空荡的长椅还残留着影子

老槐树下

细致地描绘了春夏交替景物的变化：一夜之间，花鸟鱼燕仿佛都有了新的姿态。叶片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已有了层次，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色泽，早晚的烟雾，或重或轻，如梦如幻，鸟声格外响亮，天空出现了闪亮的丝网，鱼儿在船边欢游，乳燕在檐前翻飞，一切都体现出初夏万物充满生机的景象，既有对自然变化的敏锐洞察，更有对立夏美景的由衷赞叹。

宋代范成大《初夏》的一句一景，则都是初夏典型的常见之物。“桑叶露枝蚕向老，菜花成荚蝶犹来。晴丝千尺挽韶光，百舌无声燕子忙。永日屋头槐影暗，微风扇里麦花香。”诗人经过仔细观察，选用准确的字眼加以修饰，精心取舍摄入诗中，分寸把握得十分恰当，一句不可移易其他季节，而且自然妥贴，毫无罗列之嫌，真是难能可贵。在所有季节诗中，要数“夏”最难写，尤其初夏更难与暮春区别，像这样精细地写出初夏景象，实在别无他人。

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宋代杨万里，用这短短十四字，勾勒出生夏时节的灵动画面。他仿佛是一位高明的摄影师，用快速镜头聚焦于一株新荷和一只蜻蜓，捕捉到这稍纵即逝，妙趣横生的一瞬：初放的小荷，嫩绿的尖角，刚刚探出水面，那小巧的蜻蜓，仿佛得到了夏的召唤，早早地停歇在上头。小荷含苞待放，鲜巧玲珑；蜻蜓薄翼素雅，体态轻盈。一个“才露”，一个“早立”，前后接续，两相映衬，以小见大，留下永恒。把蜻蜓和荷花相依



登上巔山，風梳理目光
小鎮總縮在群山的懷抱
像一本攤開的古籍
河流如銀鏈
波光閃爍
炊烟袅袅升騰
宛如夢幻的絲線
繡綴着山鎮寧靜的时光

诗与画

流冰 文图

相恋这一自然界和谐的情景，形容得浑然天成，颇多天趣；将立夏的清新与活泼，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无限生机。这是生命的萌动，是初夏特有的俏皮，让人在诗句间，真切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蓬勃朝气。

农历四、五月，正是梅子黄熟季节，阴雨连绵，故称“黄梅雨”。由于雨水足，植物茂盛，池塘水满，青蛙就长得更快，所以此时田野一片蛙声。宋代赵师秀，敏感地捕捉到这些初夏特有的自然现象，构成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绘声绘色的对偶句，并插进一组叠词，生动地描绘出江南初夏风光。“家家雨”极言雨水之多，家家户户都被烟雨笼罩着；“处处蛙”夸饰蛙声热闹，此起彼伏，传出热烈欢快的气氛。笔调清丽，富于生活气息。古诗中相似的句子颇多，但都不及这两句典型生动，境界开阔。

“多插立夏秧，谷子收满仓。”立夏前后，正是大江南北早稻插秧的火红季节。人们习惯把立夏当作温度明显升高，炎暑将临，雷雨增多，农作物进入生长旺季的一个重要阶段。在乡野里，放眼望去，草树青翠欲滴，鸟声啾啾；田野庄稼抽穗，虫鸣潮起，新翻的泥土散发着一股特有的气息，与小麦散发的清香味糅合在一起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正如宋代陆游在《幽居初夏》诗中所云：“水满有时观下鹭，草深无处不鸣蛙。”上句写所见，水满、白鹭，静中有动；下句写所闻，草深、鸣蛙，动反衬静。碧水初满池平，白鹭悠然落下，青草一望无际，蛙鸣处处可闻，勾勒出一幅悦目爽心的夏季典型景观，表明立夏时节雨水充足，丰收有望，这对于关心民生的诗人来说，无疑是欢欣振奋的，表达出一种向上的力量。

四月的乡风裹着新绿的气息漫过我的发梢，我踩着晨露赴了一场与解花的约定。迎驾集团第五届霍山石斛花采摘节的会场早已喧嚣起来，几百名来客似散落的星子，缀满了这片被石斛浸润的土地。网篮在手中轻晃，像极了儿时姥姥盛满童谣的竹筛，只待采摘那抹灵动的芬芳。

霍山石斛，享有盛名，属九大仙草之首。初见霍山石斛，是在太平猴魁霍山石斛的主产区。那株株林下仿野生石斛，在崖壁上矮矮地匍着，茎秆青中透金，像被岁月淬炼过的玉簪，叶片却带着婴儿指尖的柔嫩。解说员的声音如潺潺溪水：“这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，长在悬崖峭壁间，五年方得一茎。”指尖轻触晶莹剔透的石斛，忽然想起《本草纲目》里那句“强阴益精，厚肠胃”，千年前的医者或许也曾云游缭绕处，与这株仙草对视，让它在泛黄的纸页间生香。

在石斛基地里，摘花的人鱼贯而入，恍若置身绿色的星河。崖壁上，石斛以各种姿态攀附，有的如瀑垂下，有的斜逸而出，最妙的是几簇生在巨石裂缝处，根须如银蛇游走，三枚萼片护着两枚花瓣，唇瓣上的纹路像被画师随意点染的胭脂，鹅黄与淡绿交融处，竟有一滴露珠凝而不落，像是花神不小心打翻的调色盘。

采摘开始时，阳光正斜斜地切过叶片。工作人员反复叮嘱：“用拇指与食指轻摘解花，莫伤了枝干和根系。”弯下腰时，才看清解花的妙处：三枚萼片护着两枚花瓣，唇瓣上的纹路像被画师随意点染的胭脂，鹅黄与淡绿交融处，竟有一滴露珠凝而不落，像是花神不小心打翻的调色盘。

网篮渐满时，掌心沾满了淡淡的草香。身旁的老人摘下老花镜，对着花束端详良久：“我曾在山区工作十几年，见过很多野花，华贵的，香艳的，就是没有见过这种娇小的。那时候山风里都是清甜，如今啊……”他的声音忽然轻了，像怕惊飞了记忆里的蝴蝶。我忽然懂得，这小小的解花里，藏着的不仅是草木的春秋，更是人与土地的深情。当城市的霓虹模糊了星空，总有人愿意溯流而上，在崖壁间寻找那些被时光珍藏的本草密码，采摘那一行行光阴的诗章。

一个小时的采摘活动很快就结束了，我的网篮里装满了收获的喜悦和暗香浮动的精灵。这时，还是那位老人，用刚采摘的石斛花，泡了一杯石斛花茶，琥珀色的茶汤里，花瓣舒展如睡美人，水汽氤氲中，满场都是清冽的草木香，只见老人喝下一口便对着远山闭目养神，仿佛是在与岁月对话。我看见人群里有孩童用稚嫩的小手采摘了一朵解花别在发间，嚷着要母亲为她拍照，让瞬间成为永恒的约定。

不知是谁，把一棵石斛苗遗落在过道上，我有心地捡起来，放在网篮里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：霍山石斛即便是一个月不见光不浇水，甚至是零下20° 气温它都不会死，若将它种在树皮或石坎上，来年或许能长出新的苗。

我小心地收藏着这株幼苗，期望来年告诉友人：我的石斛花开啦。风起时，我依稀看到崖壁上的解花轻轻摇曳，像无数只挥动的小手，在说再见。此刻，我想起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我们何尝不是采摘在现代生活里的“东篱”？当钢筋水泥的森林让人窒息，总需要这样一片仙草生长的净土，让灵魂得以舒展根系，汲取自然的元气。

我拾了一枚品相娇好的石斛花，嗅了嗅，然后放在掌心，我知道，这不是一场简单的采摘之旅，而是与自然签下的契约——明年此时，我会带着新的期待归来，看解花在晨露里绽放，听山风讲述草木的心事。或许终有一日，当我们都会像石斛那样，与世界温柔相持，这片土地上的清芬，便会永远在岁月里流转不息。

霍山石斛花采摘节渐成剪影，而我与解花的约定，才刚刚开始。那些藏在花瓣里的时光密码，终将在某个露珠凝结的清晨，与懂得珍惜的人，再次重逢。

夏日的雨

熊 阳

行走雨中是多么惬意啊！轻轻地推开雨的士的窗口，雨轻轻滴进车窗，淋湿我的衣衫，而我竟然依不舍地慢慢摊上窗门。街道两旁的桂花树像是正在沐浴的美人，雨敲打着枝头，树叶也翠绿了许多，看得让人心跳加速。再看天空，天地被雨帘相连，一派灰蒙蒙的景象，仿佛大画家修饰过的手笔，煞是好看。

我静静地看着那匆匆飘来的雨，雨丝在天空编织的轮廓，竟然猛生想一直呆在车里只看雨的念头。因为要去弟弟家里，看望刚刚结束高考的侄子，无奈下了车，撑起雨伞。想起那些曾经淋雨的美妙的情结，那丁香一般的韶华年月。我迎着风，徒步走进一条雨巷。雨，还密密地下，可爱的雨，却像是一串串珠子在空中被风拉扯得歪歪斜斜的。我真想张开柔软的双臂，把它抱紧在怀里。

雨巷长长的，大约有600多米，虽然雨很大，但途经这里的人却很多，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大多是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。走过雨巷，手机铃声响了，是我的弟弟告诉我，他出来接我了。这时候，有位陌生的老太太，站在路边的一栋楼房下，她连续说了两声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“你要去哪里？”我四周没有其他人，意识到她是在我说话，就问：“您是在和我说话吗？”急忙回答：“我去弟弟家。”“我去弟弟家。”她又问：“你弟弟家在哪里？”我手指着等候在前面来接我的弟弟，对她道：“就在前面不远呢。”我稍停下了脚步，问了问她要不要我送她回家，老人说她的家离这儿不远，不需要我送。我又仔细看了她没带雨具，一定是在屋檐下躲雨。这个时候，我的弟弟又在前催促我赶紧过去，我就没在意老大走与不走了。

走进了弟弟的家门，因为雨下得大，下身衣服都打湿了半截。弟媳怕我着凉生病，找来干爽衣裳要我换上。说了一些有关侄子高考以及今后就业的事情，午饭和弟弟喝了两杯啤酒，大约一个多钟头，我乘了公交返回。

雨，渐渐小了。到家的時候已近傍晚。我尽情地泡了个热水澡，不到十点就躺下休息了。这一夜，我竟然梦见了雨，梦见我站立在温暖的风中，微微把头仰起，让雨水小心翼翼地滴在我的额头，让雨淋湿我的青丝，尽情与雨亲近。大自然，你就用这雨水浇灌正在干枯的禾苗吧！清凉的雨水，深情雨！居然把我从梦境里惊醒。呵呵，我真的好欣赏我自己！梦里多少浪漫的我，依然还像十八岁。我看看手机上的时钟正好到了凌晨五点二十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想起昨天雨中相遇的那位老太太，眼前总是一幕幕回放着她站在屋下躲雨的情景。唉，我的心一阵揪痛，开始自责起来，很后悔当时为何不送她一程。我急忙把心里话发了短信倾吐给在外地陪读的妻子，她在给我回复中安慰道：“没关系的，等下次吧。”

雨过天晴，阳光灿烂迷人。守望着光阴里的明月春风，万里之外，翠楼柳色。新的一天已经开始，雨，那个雨天的故事永远烙在我的心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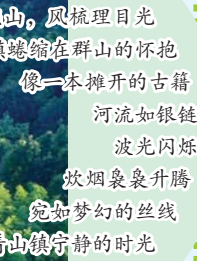
将光斑 撒在小径上

桑葚偷染红枝丫
麦穗在风里颌首
酝酿着成熟的童话
蒲公英松开褶皱的伞
在青草地写下潦草句点

蔷薇爬上斑驳篱墙
用红与粉涂抹未完诗篇
石榴咬破胭脂
把炽热 藏进叶隙摇晃
我捧起飘落的槐花
滴子都是初夏的味道

我与解花有个约定

余晓芹



副刊
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冰

邮箱：543885541@qq.com